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斬鬼傳
第五回 忘父仇偏成莫逆 求官位反失家私

詩曰： 為後攢眉日夜憂，金銀惟恐不山丘。
乃翁未瞑愁兒目，孝子能忘報父仇。
博具有神財攝去，煙花無底鈔空投。
早知今日冰成雪，應悔當年作馬牛。

這首詩為何作起，祇因人生在世，千方百計掙下家財，後來生出不肖子孫定要弄個罄盡。所以古人說得好：慳吝守財，必生出敗家之子。這兩句話，便是從古至今鐵板不易之理，惟有司馬溫公看得透徹，說道：“積金以遺子孫，子孫未必能守；積書以遺子孫，子孫未必能讀；不如積陰鷲於冥冥之中，以為子孫長久之計。”若人人都學司馬溫公做去，世人再無齷齪仔細了。怎奈學司馬溫公的偏少，學齷齪仔細的偏多，自然那敗家之子也就無數了。怎見得？齷齪鬼與仔細鬼，一家生下一個兒子，俱與乃翁大相懸絕。自從乃父死後，他們就學起漢武帝來了，狹小漢家制度，諸事俱要奢華，又隨一堆幫閑的朋友，非嫖即賭，登時弄的罄盡。雖然弄了許多東西，卻也落下兩個鬼號，那齷齪鬼的兒子叫做討吃鬼，那仔細鬼的兒子叫做耍碗鬼。此是大概，且容細細說來。

卻說鍾馗見急賴鬼變了烏龜，率領陰兵又往別處去了。這討吃鬼打聽著鍾馗已去，安心樂意在家裏受用，祇是見那房舍擺設俱不稱意，反將他父親罵道：“老看財奴，空有家資，卻無見識。人生在世，能有幾日，何不穿他些，吃他些，使他些，弄他些，也算做人一場。怎麼祇管儉用？今日死了，你為甚不帶去了，遺下這些東西累我！我也是個有才干的，豈肯叫他累住？”正打算之際，祇見媒人領著一個後生進來，那後生怎麼模樣：

一頂帽隨方就圓，兩隻鞋露後遮前。遍體琉璃，祇怕那拾碎石的針鉤搭去。滿身穢氣，還愁著換稀糞的馬桶掬來。拿不得輕，掙不得重，從小兒培植成現世活寶。論不得文，講不得武，到大來修煉為稀罕東西。正是：

慢說海船釘子廣，拔出船釘盡窟窿。

討吃鬼問道：“這小廝是何處來的？”媒人道：“聞得宅上少人使喚，端引他來。他家當初也是富貴人家，祇因從小嬌養，沒有讀書。及至他父親死後，學了一身本事，又會耍牌，又會擲骰，又會飲酒，又會嫖娼，又會小唱，又會弦子，又會琵琶，至於鑽狗洞，跳牆頭，這些都是他的本事。東不管，西不管，又好吃來又好喝，又好穿。且性格又謙讓，又極有行止。他贏下人的，絕不肯去逼迫，別人贏他的，一是一，二是二，并不教人上門上戶。因此將家私敗了，人還不說個好，反送下一個渾名叫做倒塌鬼。他如今沒奈何，要投在人家使喚，問了幾處都不承攬。聞得宅上今用人了，所以領來，爺祇管留下，包管諸事稱心。”討吃鬼道：“我正需要這一個人，來得正好。”於是寫了一張投身文契，賞了媒人十兩銀子，那媒人歡天喜地去了。這討吃鬼向倒塌鬼道：“連日暑氣炎炎，那裏有甚麼乘涼去處纔好。”倒塌鬼道：“大爺要乘涼不難，離此十里之遙，有座快活亭，那亭子前面都是水，水中滿栽著蓮花，沿堤都是楊柳松柏，遮的亭子上一點全無，且是潔淨無比。坐在那上邊，耳畔黃鸝巧囀，面前荷香撲鼻。風過處，微波滾玉，日來時，楊柳篩金。絕好的乘涼之地，大爺何不一往？”討吃鬼道：“如此所在，自然要去。祇是我一人坐在那裏，也無滋味，你又是我手下人，陪我坐不得。”倒塌鬼道：“有小人一個相知，極會趨奉。當時趨奉小人時甚是喜歡，小人贈了他一個鬼號，叫做低達鬼。大爺要人陪，小人喚他來如何？”討吃鬼道：“極好，你快喚去。”倒塌鬼去不多時，果然喚低達鬼來了。祇見他：

滿面春風和氣，彎著腰從不敢伸，撥著肩那能得直；未語先看人面，一雙眼盯著大爺鬚眉。身欲坐而腳像有針，足欲行而惟恐多石。見了酒不知有命，逢著肉祇愁無腹，叫投東不敢西，惟取歡心。不避風，那怕雨，豈憚憚勞？更有幾般絕妙處；勸老爺莫帶草紙，待老爺出恭畢，小人與老爺舔，恐草紙揩破屁眼。

卻說低達鬼進的門來，撲地磕下頭去。討吃鬼道：“不消行禮，請坐了罷。”低達鬼再三謙讓多時，纔在椅子邊上坐了，討吃鬼叫他一聲，他就連忙跪下，道：“大爺有何吩咐？”討吃鬼道：“我因天氣炎熱，要去快活亭上乘涼，要你陪俺。今後你也不必這樣過謙，祇要陪得大爺受用罷了。”低達鬼連忙打恭道：“大爺吩咐得是。”於是整了一桌齊整飯，都是山珍海味，龍肝鳳髓之數。抱了兩壇酒，騎了高頭俊馬，玉勒金鞍，竟到快活亭上來了。

祇見快活亭上早有一伙人在那裏飲酒。你道是誰？原來是仔細鬼兒子耍碗鬼，同了兩個知心朋友，一個叫做誑騙鬼，一個叫做丟謊鬼。那耍碗鬼自從仔細鬼死後，他的心事與討吃鬼一樣，也甚是怨恨，他的父親不會做人，所以他就改了當日制度，每日祇是賭錢、飲酒取樂。今日正在這亭子上受用，討吃鬼看見，恐他計不共戴天之仇，心下躊躇。誰想他度量寬宏，不念舊惡，連忙走下亭子來，迎著討吃鬼道：“兄長也來此作樂乎？弟久已要負荊請罪，惟恐兄長不容。今日幸會於此，實出望外也。再不消題起老狗才，祇因他們反目，所以致我弟兄參商。”說罷，讓到亭子上來。討吃鬼也未免說了幾句親熱套話，與眾人圍圈作揖。彼此俱問了大號，討吃鬼與耍碗鬼彼此讓席，誑騙鬼道：“據我說來你兩家合了席，豈不熱鬧！”低達鬼道：“妙哉，妙哉，我小子左之右之，無不宜之矣。”

真個兩家合席而坐，討吃鬼居右，耍碗鬼居左，誑騙鬼、丟謊鬼對陪，低達鬼打橫，倒塌鬼執壺斟酒。飲酒中間，又說起先人們當日刻薄，沒見天日，若是我等，這亭子上不知快活幾百場了。誑騙鬼道：“如今這些話也不消題起，放著眼前風光何等暢快，二位大爺祇管講他怎的，我們王十九且飲酒。”於是滿斟一杯，奉與討吃鬼，叫他行令。討吃鬼道：“實告你，酒我雖會吃，卻不曉行甚麼令。你就替我行罷。”誑騙鬼又讓耍碗鬼，耍碗鬼也是如此說。你道卻是為何？祇因他兩家祖輩從不宴客，所以他兩人都不曾見過行令。誑騙鬼心上明白，不勉強為難，遂道：“也罷，我替大爺行起。”於是拿過骰盆，說道：“要念個風花雪月梅楊的詞兒，如念錯了，罰一大杯。”眾人俱求說明些，我們好遵令。那誑騙鬼拿著骰子說道：“對月還須自酌，春風到處皆然。東西搖拽柳絲牽，花滿河陽一縣。梅開香聞十里，雪花亂撲瓊筵。念差道錯定糾參，不罰大杯不算。”擲下去，卻好是個么。誑騙鬼滿斟一杯，遞與討吃鬼。討吃鬼道：“這是為何？”誑騙鬼道：“令是小事替行酒，大爺吃。”討吃鬼吃了酒，就該耍碗鬼擲，耍碗鬼道：“南無爺，這坑了小弟命了！你再說一遍。”誑騙鬼祇得又說一遍，那耍碗鬼還念錯了兩句，擲下個四，大家都斟上，耍碗鬼還罰了大杯。就該誑騙鬼擲了。丟謊鬼道：“你已擲過，怎麼又擲？”誑騙鬼道：“此大爺的令，我不過替大爺一行而已。我敢不遵令？”於是拿起骰子，擲出個六點，誑騙鬼自然明白，舉起杯來，敬了討吃鬼一杯，又與丟謊鬼一杯。丟謊鬼道：“這是為何？”誑騙鬼道：“令是雪花亂撲瓊筵，所以我亂撲起來。”那低達鬼道：“怎麼就撲不到我這裏來，祇管叫我乾著。”誑騙鬼也就賞了他一杯，轉過杯來，就該丟謊鬼擲，丟謊鬼擲出個二，他滿席都斟起來。誑騙鬼道：“請罰一大缸。”丟謊鬼道：“我遵令，怎麼罰我？令是春風到處皆然，不該大家都吃麼？”誑騙鬼道：“你不知道，要依點數來。骰擲二點，你祇敬兩家就是了。”丟謊鬼祇得受罰，收尾就該低達鬼擲了，他滿望要擲個六或四，吃杯酒兒。不想擲出個三來，祇得上下斟起，甚是難過。乘眾人不備，竟將一壺酒嘴對嘴一氣兒偷吃了。

且說大家正吃得爽快，而紅日已沉西矣。討吃鬼道：“我們正在高興之際，又早黃昏了，怎得有個好所在，我們可以過得夜，大家樂一個通宵方妙。”誑騙鬼道：這有何難，此處到柳金娘家不遠，我們何不就住他家去。”耍碗鬼道：“柳金娘是個甚麼人？我們可以去的？”誑騙鬼道：“大爺不知麼，這柳金娘他有兩個女兒，一個取名傾人城，一個取名傾人國，俱有閉月羞花之貌，沉魚落雁之容。大爺們何不相與相與，不枉到此一遊。”討吃鬼與耍碗鬼聽了此言。不覺身麻了半邊，說道：“為何不早說，我們就快些去來。”於是一行人都離了快活亭上，望前急走。走不多遠，前邊一個大鎮，討吃鬼問道：“這是甚麼去處？”誑騙鬼道：“這叫做煙花寨。”眾人上的寨來，又見一個大坑，坑上有座獨木小橋，討吃鬼又問道：“這是甚麼緣故？”這叫做有錢橋，總是有錢的許來瞧，

無錢的不許來瞧的意思。二位大爺是有錢的，祇管瞧不妨。”二人滿心歡喜。

到了柳金娘家門首，誑騙鬼引著眾位進來。柳金娘道：“眾位老爺，今日那陣風兒刮的到此？”又看見討吃鬼與耍碗鬼：“這二位大爺面生的緊。”誑騙鬼道：“是我們的新朋友，他兩個俱有萬貫家財，今日專來訪你家兩個令愛。福星來臨，你選這等慢待。”柳金娘聞聽金錢，喜的屁滾尿流，向討吃鬼與耍碗鬼說道：“鴛兒有眼無珠，望乞二位大爺恕罪！便磕下頭去，這討吃鬼與耍碗鬼并沒走這條路，不知規矩。祇見鴛兒磕頭又有幾歲年紀，討吃鬼與耍碗鬼連忙叫了聲老奶奶，還了個揖，金娘忙讓到家中，坐在上房。祇見排設的甚是齊整，上面供奉著他的白眉神，中間一張方桌，八把交椅，兩邊銅爐古畫，極其瀟灑。眾人依次坐下，須臾就是一道果仁泡茶。柳金娘連忙催得他兩個女兒出來，果然生的美貌，但見：

黑參參的頭兒，白濃濃的臉兒，細彎彎的眉兒，尖翹翹的腳兒，直撥撥的身子兒。上穿著藕合羅紗衫兒，下穿著廣白廣紗裙兒。

兩個一樣容顏，一般打扮，就如一對仙女臨凡，朝著眾位端端正正拜了兩拜，把討吃鬼與耍碗鬼喜的滿心發癢，無有抓處，目不轉睛的看。手下丫頭抬過八仙桌來，討吃鬼、耍碗鬼依然上坐，誑騙鬼、丟謊鬼依然相陪，兩個姐兒打橫，低達鬼敘著桌角。即時把大盤大碗擗將上來，無非是雞魚果品、海味肉菜之類。眾人在這裏猜拳打馬的吃酒，那倒塌鬼獨自一個兒往下邊房裏坐去了。丟謊鬼道：“二位姐姐何不清歌一曲，與二位大爺勸酒。”那傾人城拍著節兒唱了一個《黃鶯兒》，唱道：

“巫山夢正勞，聽柴門有客敲。窗前淡整梨花貌，鴛鴦暫拋，春情又挑。當筵不惜歌喉妙，纏頭頻解，方是少年豪。”

果然詞出佳人口，端的有繞梁之聲。眾人誇之不盡，說道：“這位賢姐這等人才，這等妙音，若非二位大爺有福，怎能消受的起？”於是又叫傾人國唱。傾人國便續前腔，也唱一曲道：

“果是少年豪，纏頭錦不住拋，千金常買佳人笑。心隨意騷魂勞夢勞，風流不許人知道。問兒曹，閑愁多少，好去上眉梢。”

眾人都道：“妙！妙！妙！又新鮮，又切題，實是難為賢姐了。”討吃鬼道：“你們難為了二人唱了，你們何不也唱一個兒回敬？”誑騙鬼道：“不打緊，我有一個《打棗杆兒》，唱與他們聽罷。”於是一面拍著手，一面唱道：

“兩冤家，我愛你的身材兒俏，還愛你打扮的忒煞風騷，更愛你唱的曲兒天然妙。一個兒如鶯囀，一個兒似燕嬌。聽了你的聲音，乖乖委實唱的好。”

把眾人都笑了，輪著丟謊鬼唱。丟謊鬼道：“我不會唱，說個笑話兒罷。”說道：“一家兄弟兩個，同做生意。哥哥拿了一千兩銀子，往南邊買貨去了，看著個絕色的姐兒，他就嫖去，將一千兩銀子嫖的罄盡，回不得家鄉了。那姐兒念相契之情，與他立起個堂子，將他供奉在裏面，祇說他是個毛神，凡有客來嫖，先要祭他。他兄弟不見他回家，又拿二百兩銀子去尋他哥子。不想追尋不著，卻尋著個姐兒，祇就要嫖。”姐兒道：“我家有個毛神，甚是靈驗，但凡客來，都要祭他。”於是收拾祭品，正祭間，他見是他兄弟，連忙跳出來道：“兄弟，你拿多少銀子來嫖？”他兄弟說是二百兩，他哥道：“快回去。我拿得一千兩銀子，嫖成個毛神，你拿得一百兩，祇好做個毛球。”說罷，跪在地下道：“小人失言了。”誑騙鬼道：“大爺們不計較，你有好的祇管說。”丟謊鬼道：“我還有一個嫖娼的笑話兒說了罷。”又說道：“一個有年紀的，他年紀雖高，春情不減，還要嫖嫖。怎奈他陽物比皮軟，不能入爐。他就生了一計，將籬邊的篾暗暗挈了進去。那姐兒嫌刺的疼，說道：‘你祇叫正身來罷，我不喜歡這些幫客。’”把眾鬼說的大笑。低達鬼道：“你得罪了二位大爺，又要把我們拉下水去。”丟謊鬼道：“你不要說我，且看你有基本事與二位大爺們勸酒。”低達鬼道：“我但憑二位賢姐吩咐，教俺怎麼俺就怎麼。”傾人城道：“我要你學個驢喊。”那低達鬼就喊了三聲，傾人城道：“不算，不算！要你跪在地下，就如驢一般的樣子大喊三聲方算。”低達鬼道：“這有何難？”連忙跪下，高喊三聲，把眾人笑個不了。低達鬼奉與傾人城一杯酒，又斟一杯奉與傾人國。傾人國道：“你要我吃了你這杯酒，除非你跪下頂在頭上，叫聲嫡嫡親親的娘，說‘吃了兒子這杯酒吧’，我方肯吃。”低達鬼道：“死不了人。”真個頭頂杯酒，跪在地下，叫道：“我的嫡嫡親親的娘，你吃了兒子這杯酒吧！”那傾人國笑著道：“好一個孝順的兒子。”於是取來吃了。眾人道：“我們告了迴避罷。”這兩個敗子此時也恨不得教眾人散去，遂拉了誑騙鬼走到簾外，悄悄問道：“這椿事俺們能不能行，還要求你指教。”誑騙鬼道：“這有甚難處，祇要捨的銀子就體面了。”二人領了這個大教，就立起揮金如土的志氣來。眾人都到外邊睡去了，這討吃鬼攜了傾人城的手，耍碗鬼攜了傾人國的手，各自進臥房來。那臥房中：

花梨床來自兩廣，描金櫃出自蘇杭。桃紅柳綠，衣架上滿堆衣裳。花緞春綢，炕床頂高增褥被。梳頭匣細描著西湖景致，勻面鏡生鑄就東海螭紋。更有瓶桂花油清香撲鼻，還有匹紅綾馬觸鼻腥騷。正是：姐兒出盡千般醜，殺了許多灑金人。

二人從來未見這等擺設妝飾，喜得心花都開，就如那劉晨、阮肇誤入天臺的一般，又像那豬八戒到了那西方極樂世界一般，當下抬腳不知高低。丫鬟來脫靴，先賞了五兩銀子，丫鬟叩賞，歡天喜地而去。他二人比那當日入洞房分外受了心機。這兩個姐兒見那二人出手大樣，枕上百般奉承，若不是生死簿上不該死，險些兒連命都丟了。討吃鬼與耍碗鬼各人臥房不提。且說這丟謊鬼與誑騙鬼、低達鬼說道：“二位大爺已入臥房去，你我必須個散心解夢得纔好。”低達鬼道：“有了做的了。我見那些骨頭還未啃盡，我再溜溜搓搓，一者不可惜東西，二來又解心焦。”低達鬼遂啃骨頭去了。他們說獨不見倒塌鬼那裏去了？於是尋在後園裏，魚池邊有個淤泥坑子，他因天氣炎熱，又吃上了酒，渾身發燒，倒塌鬼遂躺於淤泥裏邊不起身了。丟謊鬼與誑騙鬼道：“他們都有些做的，你我如何睡得著？不如喚柳媽媽來，問他那裏有賭場，咱們去頑錢如何？”遂喚出柳金娘來問。柳金娘道：“此處河灣裏，有一誘人街圈套巷灣人鍋家常開賭場，大爺們要頑錢那裏去。”丟謊鬼道：“好個蹺蹊名字，如何叫做灣人鍋？”柳金娘道：“說起這個名字，有個緣故。此人姓任，自幼不務正道，每日賭錢，將家產弄盡。後來學一個抽頭放榜的破落戶，他家止有三間房，乃是個一堂兩屋。一壁廂是兒媳的房子，一壁廂就開賭場。他兒子又長不在家。”誑騙鬼道：“在外做甚？”柳金娘道：“實說實理。”誑騙鬼道：“他就會斡麼？”柳金娘道：“他打著個會斡的伙計，他不過跟著人家賭斡哩。那夜要至半夜，眾人散了，止有個叫做甚麼輸殺鬼不曾走了。灣人鍋出外邊解手去了，回來時輸殺鬼與他媳婦睡哩，遂打鬧起來，驚動鄰右。問其根由，眾人說道：‘半夜三更，留下個光棍在家，是自己錯了。啞子吃黃，苦在肚裏罷。’說的灣人鍋又羞又氣，投井而死。眾人湊急打撈起來，渾身衣服都濕成了一個水蛋了。幸喜沒死了，止跌折脖子骨，後來長成個鍋子。因他住在河灣，又是個鍋子，故叫灣人鍋。至此以後，就扯破臉，又添上這麼一椿買賣。”二人聽見，甚是歡喜，欣然而去。過了誘人街圈套巷，果然三間屋，拍推開兩扇柴門，二人進去。灣人鍋一見，甚是歡喜。二人坐下，言道：“俺們要頑錢，可有頑家麼？”話猶未了，從外進一人，但見：

風葫蘆帽歪頂頭上，雙尖靴踏倒後跟。風葫蘆帽腦油二分厚，雙尖鞋兒塵垢有半斤。手瓶條子拖著地，褐衫不扣常開懷。行走時左扭右捏，盡他挑調；說話處牙尖舌快，自覺奇能。耍錢時真個公道，輸多少總不紅面。祇見臉又大又招風，真正是賣地祖宗。

誑騙鬼問道：“此位是誰？”灣人鍋道：“他在俺隔壁居住，性情好賭，甚是公道，將萬貫家產弄了大半，人反送他一個大號叫做輸殺鬼。”丟謊鬼道：“這是十八個銅錢擺兩行。”輸殺鬼道：“此話怎講？”丟謊鬼道：“久聞，久聞。”誑騙鬼道：“止三個人還要不起，再有一家纔好。”灣人鍋去不多時，又喚將一個來。此人生厲害。怎見的：

類似猴腮，鼻如鷹嘴。一副臉通無血色，十個指卻像鋼鉤。寧可我負人，莫教人負我。奇才得自曹操，既已食其肉，還要吸其髓；妙術受於狐精，一點良心，離陰司早已丟下。千般計較，出娘胎敢不拚來？要知此物名和姓，四海皆稱搥搥鬼。

這是灣人鍋勾來一人，名呼搥搥鬼。此人善能搥麼坐六四。坐下就要起來。輸殺鬼一夜輸了百八十串。至此以後，誑騙鬼和丟謊鬼白日陪著討吃鬼、耍碗鬼嫖，夜晚間來此賭錢。不覺數夜，輸殺鬼將房屋、土地、老婆、一雙兒女俱賣的輸了。一夜四個又到此處，輸殺鬼道：“咱們今日是要賒賬了。”誑騙鬼道：“咱們俱客對客耍錢，輸贏現要，俺們不要賒賬。”輸殺鬼道：“我家房地俱賣盡了，還有一菜園子，裏邊我著都是沒扎果。我若輸了，明日將園子賣上清債。”於是四家又要起來。輸殺鬼性情各別，贏了時就不起身了，人家不要了，他扯住又要，等輸下些纔罷手，於是輸下許多賒賬。丟謊鬼與誑騙鬼悄悄說道：“你看輸殺鬼那個光景，

那裏有錢與咱，待弟丟上個謊，將摳摳鬼的衣服騙上，咱走罷。”於是丟謊鬼與摳摳鬼道：“我見老兄的衣服時行，弟有朋友訪去，借來穿穿如何？”摳摳鬼道：“咱相與半月，借去何妨？”丟謊鬼二鬼拿上衣服，故意又飲了些酒，未及天明去了。不多一時慌慌張張回來，說道：“飲酒誤事，將老兄衣服丟了，這該怎麼？”摳摳鬼道：“你丟了得陪我。”誑騙鬼道：“就陪罷，可值多少？”摳摳鬼暗道：“本不值三兩，”卻說道：“值五兩。”丟謊鬼道：“咱們相與要緊，不管他罷，將俺們贏下的八兩銀子你都要去罷，權當俺莫贏下。”摳摳鬼道：“就是這樣。”於是丟謊鬼去了。摳摳鬼不管輸殺鬼有無，當下摳住就要。輸殺鬼道：“我那裏有個園子，我輸纔沒扎果了，不與了。”摳摳鬼大怒道：“皮兒草兒都是錢。”遂將輸殺鬼的渾身衣裳，連褲子盡都脫了。摳摳鬼算來不夠，輸殺鬼亦怒道：“再無別物，止有一根精屁，你要拿去。”摳摳鬼大怒：“就是精屁也是要。”輸殺鬼氣忿不過，見窗臺放著把剃刀，拿在手，咬住牙，噌一聲割將下來，大叫道：“今日纔輸了個赤光無際，連精屁也落下。”一陣發昏，跌倒在地。唬的個摳摳鬼跑的如飛去了。自古道：“人不動心難為死。空了半個時辰，方纔哼呼過來。灣人鍋沒奈何，養了半月有餘纔好些。說道：“我見你這樣子，要錢人也不要了，受苦你又不曾受苦，咱這裏不成寺上缺少個人擊鼓敲鐘，你往那裏敲鐘去罷。”輸殺鬼沒奈何，往不成寺上赤腕打響鐵去了。這正是：

祇輸的房地妻子都賣盡，
落了個赤光無際打響鐵。

且說討吃鬼與耍碗鬼在柳金娘家住了半月有餘。二鬼家私已去了大半。那日忽然來了一個相公，跟著許多家人，乃是本府賈大爺的公子。誑騙鬼扯著他二人，同眾人都溜將出來，道：“他來了，我們另扎一陣，且走罷。”二人無奈何，祇得回去。討吃鬼將眾人邀在他家裏坐定，心中好不氣惱，對耍碗鬼道：“他們做官的人家這等勢力，我們沒前程的，難過日子，若是你我大小有個前程，這會也還在那裏陪他坐哩。縱然將婊子讓與他，我們也不至於這等沒體面往回走。”耍碗鬼嘆了一口氣，不作聲。誑騙鬼便乘機道：“大爺們要有前程也不難，拿幾千兩銀子來，小人效力，替大爺們去長安幹辦，休說前程，就像那公子的父親，做個黃堂知府也是容易的。那時做了官，掙幾十萬銀子回家來，要嫖就嫖，要賭就賭，誰敢說個不字？”耍碗鬼道：“官也這等容易做麼？”丟謊鬼接住道：“這有何難。如今朝廷中，做宰相用事的是李林甫，極貪賄賂。祇要投在他門下，當下就有官做。祇怕大爺們捨不得銀子哩。若捨得時，小人幫扶上俺誑騙哥去，祇管要妥當。”這一席話，說的二人興頭起來，道：“不知要多少銀子？”誑騙鬼與丟謊鬼眼色，丟謊鬼就不作聲了，那誑騙故意打算了一會，又吸溜了一聲，說道：“二位大爺要做官員，輕可也得幾千，少了不濟事。”討吃鬼扯出耍碗鬼來，背地裏商量了一會，進來安住誑騙鬼與丟謊鬼，教低達鬼陪坐，他兩個湊辦銀子去了。蓋是想做官的心急，就要當日打發起程的意思。

且說他兩個，每人本有萬貫家財，祇因在柳金娘家時，要在婊子面前做體面，輸下的賭賬，不等回家就著人取去，對著婊子與了眾人，眾人俱各自送回家去。此時這五千兩銀子便是傾囊而出的。於是當面包封銀子，一面使人去僱牲口，裝成馱，管待誑騙鬼與丟謊鬼酒飯，千叮萬囑的打發起程去了。他二人就學起官樣來，走步大搖大擺，說話時年兄長、年兄短，以為這頂紗帽就相在頭上。一般不想等了三四個月，並無音信。家中沒了銀子，凡事漸漸蕭條起來。一日，正在納悶之際，丟謊鬼來，卻好耍碗鬼也在討吃鬼家，二人忙問道：“端的如何？”丟謊鬼嘆氣道：“我們到了長安，恰要尋個門路，誰想不湊巧，剛剛遇著朱泚作亂，我們商議且回家來再處。不料，路上撞著賊兵，銀子搶去，誑騙鬼也叫殺了，惟有小人逃得性命回來。今日相見，實是再世人了。”這兩個敗子一聞此言，氣得大呼小叫，口吐鮮血，跌倒在地，不省人事。丟謊鬼爬起來，一溜煙走了。你說他往那裏去了？原來他與誑騙鬼作成圈套，將銀子騙的走了兩程，尋了歇家，將原來的腳夫打發開又另僱了驢子，改路又往南京去了。也恰有朱泚作亂的消息，他們不敢走，誑騙鬼在店內住，這丟謊鬼回來安動作具實事，端端的在兩個敗子跟前丟上這等個大謊，依舊趕上去與誑騙鬼均分了銀子，往南京做生意去了。這兩個敗子，蘇醒過來，無可撒惡去處，卻好倒塌鬼進來說：“家中沒米做飯，拿錢來，小人去糶。”討吃鬼道：“錢在那裏，隻個來糶不成。”倒塌鬼道：“沒錢糶米，難道餓死不成？”討吃鬼正在氣頭上，見他說了這兩句言話，拿起棍來照頭就打。不料，一下將倒塌鬼打死了。耍碗鬼道：“正在甚麼光景處，你又弄下個人命，該怎麼處？”討吃鬼呆了一會，說道：“幸的低達鬼見我們窮了，他又往別處低達去了。他日若在時，看見便遮俺。如今止我兄弟二人商量法子。”耍碗鬼想了想：“祇說他是霍亂病死了，與他買上個薄皮棺材，裝上裏埋了，他又沒有人主，祇遮過街坊鄰裏耳目便了。”討吃鬼道：“我這時那有錢買棺材？祇好使席子卷了罷。”耍碗鬼道：“不好。席子卷上露出這個打傷的頭來，反不妙。不如咱們將他抬在後園那眼倒塌了的枯井裏邊，教他一總倒塌去罷。人問時，祇說他逃走了。”於是依計而行。看官們著眼，這就是倒塌鬼的下落。再說這兩個敗子日窮一日，把地也賣了，把房子也賣了，討吃鬼剛剛落下一條頂門棍，耍碗鬼落下一個碗，二人嘆道：“還是先人們，遺下這兩件好東西，不然，我們豈不失腳了？”於是討吃鬼提了棍，耍碗鬼拿了碗，纔做起他們的本分生意來了。

一日，正在街上討吃，聽得後邊高高叫了一聲。二人回頭看時，急賴鬼的兒子叫街鬼，討吃鬼問道：“老兄為何也做這個買賣？”叫街鬼道：“祇因先父惟憑急賴，沒有掙下東西，所遺些虛薄產業，都被我拆總與人家了。小弟沒奈何，學會這個本事，倒也清閑自在。二位是方便的，為甚半年多不見？怎麼也就如此？”二人道：“不消提起。”因將前事訴了一遍，道：“咱們如今是患難朋友了，且又是父父子子往的，咱們如今益發結拜了，也好彼此扶持。”說的投機，便回到土地廟中，相磕了幾個頭，結拜成弟兄果然恩愛異常，日則同食，夜則同宿，不像那同胞弟兄們參商不像樣。

一日，都往大王廟中乘涼，忽有一人慌慌張張的來說道：“快躲快躲，鍾馗又來了。”他三人吃了一驚，說道：“他已走了多日，怎麼今日又來了？”那人道：“你們不知道，他前去欠真山，有個假鬼，本領十分厲害，行事如捕風捉影，說話是墮天蓋地，與鍾馗大戰了幾百場，纔被鍾馗斬了。斬了假鬼回來，路上又遇著低達鬼。不想這低達鬼不濟的很，鍾馗將他拿住，他就唬的滿口胡招，竟將三位招出來。鍾馗將他罰與陰兵做了個吮癰舔痔的外科太醫了，如今又尋將你三位來。我是地溜鬼，專來報信。”說畢去了。

他三個方在疑信之際，祇聽得號角連天，已將大王廟圍了。叫街鬼道：“此事無可奈何，祇得與他對陣。我在這裏吶喊，你兩個上陣。”那討吃鬼手拿打狗棍，撲上前去。鍾馗大喝一聲，如山塌地崩的一般，嚇得那討吃鬼骨軟筋，丟了棍，往回飛跑。鍾馗趕來，耍碗鬼接住，舉起碗來向鍾馗劈面刺去，指望照臉一碗打死，被鍾馗寶劍一架，可法一聲響亮，將碗打得粉碎。耍碗鬼道：“罷了，罷了，把吃飯的家伙也丟了，還不投降，等待何時？”於是三個一齊跪倒，哀告道：“念小的們原是好人家兒子，祇因不守本分，弄得窮了，沒奈何幹這管生，叫人起下這些鬼號，望老爺饒命，小的們非情願做這樣鬼的。”鍾馗道：“不守本分便是匪類了，要你們何用？”三人又哀告道：“這也不盡是小的們的不是，祇因祖父們慳吝的慳吝，急賴的急賴，齷齪的齷齪，仔細的仔細，所以積造下小的們，老爺豈不聞慳吝愛財，必生敗家之子，急賴的東西不長盛麼？”鍾馗哈哈大笑道：“據汝等說來也有理，但祇遊手好閑，不是常法。”於是每人打了四十棍，以戒將來。又每人賞了一百文錢，以憐窮苦。三人見鍾馗賞罰分明，心中感服，改過自新去了。這正是：

費盡家資，阿翁枉作千年計。
學會討吃，好兒也賺百文錢。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冊分解。